

宗敎教育與國魂

上 海 廣 學 會 出 版

民國十五年四月出版

(宗教教育與國魂一冊)

(定價大洋四角五分)

(郵費在外)

原著者 英人雅各韋白斯脫



版權所有

發行者 上海廣學會

# 原序

現在及將來之國際關係既密切而日益複雜，於是箇人及社會小團體之思想行為不得不有根本之改革。國際思想之發展及其可有之結局對於想像之訴求甚為強烈。其實現乃根於肉體的，心理的，及社會的發展之律令，且與此等律令同一確定。或有於其結果持悲觀者，實由於一種固執及囿於小團體之世事眼光而產生。果能對於此三方面人類所已成就者略有所知，似足以證明應立一實用的，賅括的計畫以備造成此改革，并應對於其結果創一合理而有效之樂觀。

以下諸章中，作者欲為中國基督教教育之目的，理想，及其實際上之價值，定其界說，俾於此太平洋兩岸東西諸國之興味濃厚的接觸中，助其得一正當之順應。此等順應之方法最有關於教會教育所直接應付之心的態度及社會勢力。

吾人固不必讚揚基督教會或為之辯護，以其為民族及文化溝通之健全方法，是以教會事業為高一等的心智方面之活動，且較諸人類前此所用，而至今猶未全行拋棄之殺伐的及破

壞的競爭方法，顯然有更大之遺留的價值。

雖然，此種事實並不足以掩蓋教會事業所有之錯誤及缺陷。無論其方法從科學、道德及宗教的眼光觀察為如何合理，大都嘗根據於人類之「試行與錯誤」而用之，且不免通常之缺點。夫上帝及自然律令對於人類假其名所行之一切事固不負責任。而基督教會亦猶吾人所有一切社會制度，僅有約略之宗旨，而開始時即染有極濃之自利主義及小團體旨趣的色彩。今欲力矯其弊，且當此中國新發展之確定的、具體的、及危急的境界中欲得正當之順應，則應有一根據於人類目下所已知之一切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及經濟學的貳括之計畫。

中國現在若有一正當的國際之順應，則其勢力將遍及於國際主義新紀元中，人類全範圍之順應。使日本而果能放棄其武力政策及在中國之政治侵略，則兩國間重復舊好有可預言。

國際關係間最後的解決方法厥為互相諒解、互相敬視、互表同情、互有信用、及從事合作。凡社會作用或方法之顯然不能直接有裨於此種解決者概為初民時代所宜有而無遺存之價值。此所希求之品性，在國際間，亦猶在箇人及小團體間，同可藉正當之教育以得之。而如是之教育必須能滿足箇人所欲於能致民族最高的實現之社會演進中，實現其自我之合理的

希求，作者希望對於造成如是之教育政策及成就中西諸國間更可欣幸的國際關係。

著者所欲特別誌謝者爲愛德華約翰 (Edward P. St. John) 及喬如唐生 (George E. Dawson) 兩教授對於預備此稿之興味及介紹宗教教育與生物學、心理學之根本原理的重要關係。甘配屈烈克教授 Prof. E. A. Kirkpatrick 之「社會學之根本原理」(Fundamentals of Sociology) 能供給研究中國藝術的需要之大綱。所採歷史事實之有關教育者大率取自孟羅教授 (Prof. Paul Monroe) 之作品。杜威教授 (Prof. John Dewey) 之「教育哲學與社會進步」非常有益。呂却伊蘭教授 (Prof. Richard J. Ely) 所著之「工業社會的進化」(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ociety) 雖所論者爲西方社會，然亦頗有益於研究中國所有關於教育之經濟的需要。愛德華氏 (R. H. Edwards) 所著之「游戲教育」(Education through play) 有益於娛樂的需要之參照者非淺。白煦福爾主教 (Bishop Bashford) 所闡述之「中國」對於中國文化能促進更寬大之評價。盤那路卡氏 (Bernard Lucas) 所著之「吾人在印度之工作」(Our task in India) 頗有益於辨別革新主義與真正傳道主義。

宗教教育與國魂 原序

四

著者對於其他作家之有關於所研究之各門者亦同表謝忱，惟人數太多不及一一備載。尙有若干間接之引證及少數直接之引證，恐犯註脚過多之病，故於付印時刪去。

賽勒 T. H. P. Sailer 弗雷明 D. I. Fleming 開奔 E. W. Capen，諸教授，及愛佛林杜威女士 Miss Evelyn Dewey 及其他諸君之嘗閱讀此稿而提出有價值之修整者亦當感謝。其中賽勒教授箇人對於中國及基督教教育之興味使其所提出者尤有裨益。

馮緯金夫人 (Mrs. Yvonne) 自願踴躍襄助贍寫書稿以付印刷，并此誌謝。著者所最感謝者爲內子之予我以同情的鼓勵及助我預備書稿。

雅各·韋白司脫阿脫蘭城，紐喬塞省，

一九二三年三月。

# 宗教教育與國魂

## 第一章 基督教會世界大事業之考察

我人如欲研究中國之特殊範圍及基督教教育之特殊工作，則當求其與基督教世界事業所有之重要關係。蓋欲得適當之遠大眼光以觀察及判斷此特殊範圍中之事實，則此種手續實為必要。若取中國調查所得之結果與從世界各國所得者互相比較，必大有裨益於解決種種疑難問題。

國際間之關係現已豁然呈露。故其對於生活各方面所發生之影響勢不容加以蔑視。此世紀中以「世界社會」為目標之教育宜首先注意於此國際間之原因。彼基督教教育貴能見及此「世界生活」所有種種方面之趨勢。且有時為應各方面之要求起見，當利導、管理，或感動此種種為社會正義謀進步之運動。

基督教教育必於一切物質的、精神的原素，以及丁此世界發生新關係之際，其他運行之勢力皆當認識與保存。而於判斷之際，決不可因物質界或精神界某項專家之偏見而因以自懷

成見。無論生物學、社會學或經濟學上一方面之原因皆不足以明現在及將來社會需要之全體。至於倫理學、神學、教育學以及心理學亦不能離去物質上之原因，以謀解決社會問題。教育之所能盡其適當之貢獻於社會者，祇在改造及授人以生活中物質的要素與精神的要素間當然的緊要關係。

若將此等要素支離分隔便成專斷。人類智識往往因各有界限而互相嫉視。故近代教育力事擴充人類智識之界限。精神與物質兩要素原非相反而實相成。兩者須相輔而行。此理大概已日漸明顯。科學之有賴於精神上之解釋者正多。宗教亦正自神蹟與迷信之範圍轉入理性及科學的證實之區域。若將人類社會之發展，根據任何一方面之理由以解釋之，則無論所根據者為物質的抑精神的理由，要知此種解釋既不合於宗教性當亦不合於科學。

凡各專家研究所得之種種要素可藉以解釋人類種種問題及驅除或減少人類之痛苦。果能於此作忠實之研究，則恆令人不敢謬斷究竟何者為此中最占勢力之要素。蓋取其一以概其全，殊未見其能解釋人類社會及其歷史與環境，而臻於滿意。在此自然與人生的真實之壓力以下，我人似覺物質之要素往往過於朦朧或排擠精神之要素。

倘人倘此片面之人生觀獨占優勢於教育之理想及方法上，則此世紀之教育行將失敗。倘基督教教育而不能灌輸社會的發展中精神的要素所有之「真實」、「永久」及其「日漸加增之力量」，則基督教將趨入他世界制度之宗教哲學。基督教在此「世界社會」中之成功與失敗，將視其有無能力以重定其物象之焦點，俾箇人與國家並不消滅而能實現於若輩適當之觀念中，與人類「世界社會」共其休戚。耶穌基督之福音即可無須修整而能應此新境。反言之，有各無實之基督教為環境之力所迫對於其觀察點應有一番根本上之矯正，使得見本世紀中未來之需要，其所已見者為「箇人」、「宗派」及「國家」。今當進窺國際間之統一，究與前數者有何關係，於是循此以改變其方法。

有咎無實之基督教所激起之挑戰可以視為合理，因全世界亦正與之挑戰，且其態度較前更為強烈而迫切。基督教對內對外均受批評。現在徒擁虛名之基督教，其事業與影響略足以使人滿意者只在比較的少數人耳。此種事實固任人得而批判之。據其已得之事實已足當挑戰之理由，今茲所徵特其一部分耳。全國人口約三億人，其基督教徒不論

### 二、教會事業中之領袖所藉以乞靈於教會者之性質及其方法。

二 同食聖餐之教友不守禮拜之間題。

三 在美教會有一公認之缺點即對於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二，雖欲令其掛名教藉而猶不能辦到。

四 崇奉基督教各國有劇烈之戰爭；甚至東方之非基督教諸國亦為之震駭不置。此外尚有同樣顯著之事實足供參攷。

凡此事實對於一般基督徒或非基督徒真有此種經驗者，皆足以促其熱心探求現代基督教所有之需求及其方法之真價值。究竟基督教有無能力、標準，及方法以適應當此人類發生新關係時變動的需要？藉曰有之，則其性質又若何？若欲專門研究中國基督教教育之工作，而求有正確之思考及澈底之判斷，則非將此種要素一一羅列於前不可。其於他國亦然。

基督教及其教育當有明白清楚之標準，俾能瞭解當此人類全體入於更密切而複雜之關係時所有之種種需要。此種標準非特求其能適應種族間新起之關係，且當應付各民族內部中階級間接觸之需要。並須管理及調度宇宙間精神上及物質上全部之勢力。「唯物主義」將人類現象之研究限於世界上之關係。然精神上或「非物質的勢力」之相當的認識，可將

此種研究之範圍加以擴充，使宇宙間之關係更為博大。耶穌基督之福音，於其天國之理想中，實能同時應付此兩重關係。徒有其名之基督教於此種理想僅略有窺見，即傳教於世界；實則關於天國方面對於耶穌基督尙少清楚之觀念。

### 天國之觀念

處今日而懷褊狹之觀念者不識時務者也。世界已表示其重要之統一，且此事日見其明顯。人類於其結合之性質，功用，及其最後之價值，已能加以猛省。夫人於草昧時代已能認識其環境中精神的及非物質的勢力。惟當時為一種粗野的迷信所窒塞，而未能加以思考。倘此初民之頭腦能略窺此精神勢力而作繼續有效之研究，則歷代相承以迄今日，人亦不致與「有關精神的價值之研究及認識」相分離。

耶穌基督固自有其眼光以觀察人類及其事業，並用以發表關於天國（或稱神國）之教訓：即稱天國當建樹於現世。此種觀念實能適應人類各種環境之需要。且此種觀念之如是有效，實罕有其匹。歷時千九百年而人類中始有一部份人能瞭解此種觀念。此拿撒拉人對於人類之可能性及如何實現此種可能性之原則，具有明切的見解，并能為其主張而完全犧牲，是

即其神性之最有力的佐證。此種觀念及能力，教會中已標明其爲神性。且藉物質世界上之神蹟以竭力證明其神性。惟有上述之觀念，耶穌始得稱爲世界之救主。否則耶穌僅爲少數選民之救主，或某種社會之救主，或少數被選之國之救主。基督教及其事業之歷史，其中所紀者要不外此種狹義的觀念之由來與其相互間之衝突，及與耶穌所指示之較大的觀念有所衝突。

神國之要點究爲何物乎？欲在中國作一建設的基督教教育之研究，則第一事當將此種特點定一明瞭之界說而求爲世所公認。已有多人在此神國問題對於社會方面之含義上發揮不少。此處祇須提其大綱述之於后。

神國觀念之由來。此處不能將舊約中所記載各箇人對於此觀念之推測全行稱述。惟此觀念決起於拿撒拉人耶穌之前則無疑。神權政治恐即此種觀念之濫觴。其較爲博大之觀念在希伯來人受隣國之虐待而被迫以舍其區域主義之前，實未嘗爲人所重視。自是之後始有少數先知得此觀念。至紀元前之七八世紀始有先知注意於神國中社會的含義。在紀元前第八世紀以賽亞時始將神國觀念推而廣之，以超出於猶太之境。此後瞭解之程度雖各

不同；然至紀元前第四世紀猶相沿勿替。此神國之觀念，其出自諸先知者，雖求其最高之格，亦終不脫希伯來之「區域主義」及本國神權政治之色彩，而於本文所研究者，無所裨益。雖然，此種草創時代之觀念足以明其由來，並足證此觀念乃逐漸發展之觀念；其原始及其長成俱有賴於較廣之國際間之經驗。自希伯來之典章與思想經最後及最偉大之希臘與羅馬兩國之接觸，而受其陶冶以後，此觀念得於耶穌身延達其充份之表現與解釋。

有耶穌對於此項觀念之解釋，可謂吾人已得希伯來國最後之貢獻。然耶穌之加利利弟子實又不能領會及保持耶穌對於此項觀念之真傳。祇有一生長於異邦（大色）之猶太人能了解其國際的及世界的使命。所以研究時如返求於耶穌之教訓，獲益當可較多。

當齊神國之範圍，此實包含人類全體。「登山寶訓」中之前十六節實有世界大同之意義。汝輩乃世界之鹽（並不限於猶太人），汝輩乃世界之光亦並不限於猶太國。又云汝輩其往訓迪萬邦；主教若輩恪守我所詔示汝等者，此種訓詞能否得考據家之承認原未可必然，足以證明耶穌教訓之精神則無疑。此神國中舉婦孺及社會上或道德上爲人所不齒之徒而悉

包容之，猗歟偉哉！此非僅一精神上將來之國家而已。此實明示現實世界及其生活之最廣境界。余以爲當耶穌教其弟子禱告時，此意已屬明顯，其言曰：汝國來臨，汝國將實現於世上，神國中之原則。此種原則乃社會的德睦克拉西之原則。於此種德睦克拉西中，各個人當實現其最高之自我以促進人類全體之幸福。當時文士及法利賽人之所以不足道者以其自視為特殊階級而以爲智慧與真理僅託付於若輩之手。猶太國之分崩流徙於鄰國中者正所以使其明白，彼等雖爲選國，然並非選彼等以蔑視其他各國也。耶穌於登山寶訓中所論述者多關於人類之關係而少及於天界之事務。最後之審判，一如馬太十五章中所記者，乃根據於認識及成全對於下等社會所盡之義務而不在於世所推重之玄學的或神學的條理。耶穌於以上帝爲父之觀念多所注意，非其他先知以上帝爲其所理想之神國中所有之嚴厲之神權主義所能及。舉凡人爲上帝親子，及與上帝交往，合作，甚而謂人有與上帝同至於至善之可能性，俱足以完成基督教中社會的德睦克拉西之標準與關係而非獨裁專制之主義。又凡耶穌所定各個人之價值，其拋棄階級，國家或種族之界限而認識人類全體當團結以成一大家庭，其自視與平民相等；其排斥狹隘的社會方面智識方面，或精神方面之階級，與其當時宣告獨立並

反抗猶太社會中老成之領袖之工夫，又其表示服務人類較之言語或專業尤爲緊要，皆所以注重德睦克拉西之主張而反對貴族主義或專斷主義。憑此主張，盡此服務，各個人得以完成其至高無上之自我，——得救——而神國於以實現。

神國之方法。所謂方法者乃紓徐之發展，當屬內部逐漸之發展而非驟然之繁殖。耶穌已詔示我輩渠於人心機微，深知熟悉而決不欲我人信以爲基督希望其理想的社會的及精神上的神國得及其身而完成，或告成於一旦。雖然，在彼之一代，經其弟子及使徒保羅一番工作之後，猶得見關於神國之教訓固已深植其根，而以後綿延不絕，日漸擴張其勢力。此種神國挾社會的及政治的禍變以至猶太。耶穌固已明見此惟一方法使神國中得掃除原有特殊階級及官僚階級之職權。天父固已將一切昭示於基督而渠固知人類趨進之目的。基督自身所受痛苦之經驗已訓示他人如欲實行神國之主張非用和緩穩妥發展之法不克成功。

實現神國之原動力。此原動力即教育是也。舉凡基督對於其「試探」的經驗之敘述，彼得謂彼能力致十二營以上之天使以助之，及其關於無抵抗主義之教訓，皆以示人，凡異術神蹟，人力，以及軍備無一足以爲建設天國中有效之動力。彼之所以拒絕被人擁爲國王即以表

示彼不信政治手腕可以充作有效之動力。耶穌固未嘗授其弟子以律法一部，信經一篇，神學一種或哲學若干。當其弟子未曾請求之前，伊亦絕未教以禱詞一首。彼之閱歷使其知神國建設之成功原不在乎記誦或註釋章句經訓之學。

伊與弟子同處之時所授若輩之教訓，或誠命，咸有關於日常生活之經驗，及可以適應此種經驗之正當方法。凡以後有欲實行或教導他人此種誠命者，在神國中與此同者得稱爲大（馬太 V:19—20）。自一方面觀之彼所引證者乃猶太古代之律法，然在下節中伊對於法利賽人之比較，及對於下半章之解釋，吾人可燭見其命意實遠在十誡或利未律法之上。其所訓教弟子及遺彼等出外所宣揚者非爲一種神學，而爲社會及箇人所有人生經驗中之重要部份。聖靈者所以教訓及引導人入於一切之真理者也。此其教育之方法，超出於形式的，機械的，不僅限於獲得智識而實包含人類經驗之全體，是乃實現神國所需有之能力。神國之價值。此種價值即在於救贖人類社會之程序中。當時猶太人希望有神權的迅速之激變使猶太人得以救贖，而耶穌易以道德的及社會的發展之希望。神國之價值乃屬至

高。人生第一事便是尋求此神國。此乃隱匿之庫藏及鉅價之珠寶。耶穌爲此而舍生亦即由此而得其最高之榮昇。

神國之事功。此卽建設一完全之社會秩序。此神國之程序，卽個人最大之發展與人類社會最厚利益完全並進，將從事於希臘哲學所不能辦到之工作。耶穌對於其功作方法，能力，及價值俱已定其綱要。伊欲後人從事實行。伊且先自聲明凡能實行此項工作者其成就必較伊所已做者爲大。此項工作去完成之期猶遠，然至少已入於一時期卽「大同」兩字之意義，對於人類已較前日趨明顯。此項事業乃實在之工作，重在行爲而非空言之哲學。（馬太Vii.21.27）此乃人的事業，各人皆有其盡力之地位。

耶穌曾用當代社會管理之方式以發表其概念。德睦克拉西在當時猶未存在。彼時所有之秩序則爲王國而已。人類正如創世紀之著者，已知伊乃仿上帝之形像而造成，且用力前趨以求實現此相同之點，直至今日德睦克拉西成爲社會之秩序始止。今試稱爲上帝之德睦克拉西固無背於耶穌之精神。

耶穌之精神及其教訓對於上帝之德睦克拉西固爲至大之貢獻，然於此有所貢獻者，非僅